



### 童話推理事件簿

作者：陳浩基  
出版：皇冠文化



英格蘭的鄉間發生了一起離奇的殺人案，死者是當地人口中的「巨人」，嫌犯是一名年僅九歲的少年。少年供稱自己是無辜的，只是用了神奇的魔豆爬到巨人家，還親眼目睹了會下金蛋的雞、自動彈奏的豎琴，這都是少年編造的謊言嗎？一名驚魂未定的少婦獨自徘徊在冰冷的雪地裏，她自稱是附近的男爵夫人，在丈夫出門時好奇逛進了城堡的地下室，卻驚見恐怖的刑具和屍骸。「藍鬍子男爵」真的是邪惡的殺人魔王嗎？還是背後隱藏着更駭人的陰謀？……「童話推理」是陳浩基融合推理與童話的嶄新嘗試，透過嚴謹的考證，不但完美還原中世紀迷信的黑暗氛圍，更將我們耳熟能詳的床邊故事盤整重塑，注入了「本格推理」的新生命。

### 想想下北澤

作者：吉本芭娜娜  
譯者：劉子倩  
出版：時報文化



下北澤，對於吉本芭娜娜而言，是裝滿回憶寶物的場所。在搬到下北澤之前，她兩個強烈的個人回憶：一個是十五歲那年冬天，高中聯考失利的她在街頭感受到年輕人的風貌，這也是她與父親珍貴的散步回憶。另外一個是二十歲那年，在當地街頭目睹一對風打扮特立獨行、無視他人眼光的搖滾夫妻，讓她不禁嚮往起下北澤的生活。如今個人事務所選在下北澤重新出發的芭娜娜，藉由本書分享她在街區生活中獲得的人生滋味與獨一無二的回憶，將逐一消逝的店家和人們留在她溫暖如斯的文字裏。

### SISTERHOOD：門小雷精選作品集

作者：門小雷(Little Thunder)  
出版：臉譜



門小雷是近年香港、亞洲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插畫家與漫畫家之一。本書是門小雷生涯首度由日本玄光社為她推出的精選作品集，回顧門小雷自2006年出道以來至2019年的創作歷程，包含上百幅插畫作品，以及四篇未正式出版過的短篇漫畫作品，更有許多已絕版的作者自費出版品也精選數幅收錄其中。書末更收錄了門小雷本人的長篇專訪，以及與小雷長年合作至今的畫廊經營者、書籍設計師Katol的訪談。書中亦邀請到門小雷自承受到他影響很深的日本著名漫畫、插畫巨匠江口壽史，與日本新銳插畫師TANAKA MISAKI (たなかみさき) 以門小雷為主軸進行交流，暢談剖析門小雷的魅力。

# 本土、人文、生活、思想 獨立書店的堅守：

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爬上兩層的木樓，光影從古老木質的小軒窗打進來，斑駁地落在桌子上，散在地板上，書香的味道就慢慢漾開了，坐落於昆明的東方書店就從唐詩宋詞中披着一身明亮顯影在人世間。三三兩兩的讀者走了進來，或閱讀，或呆坐，或拍照，或選書。熱的天，暖的場，悅的顏，沖散了外面疫情瀰漫的2020年之沉悶。

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

東方書店的主理人李國豪出身媒體行業，兩年前轉行與同道一起聯合開了這個書店。「之前的營業額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小目標」。在年輕的李國豪身上，沒有獨立書店人經常抱怨的眉頭緊鎖，更多的是衝破疫情的小愉悅：在昆明古老的文明街上，人流量明顯多了，進店的新人多了，會員和老顧客如約而至，人氣多過茶葉店和鮮花餅店，只是稍遜於餐飲店。周末的東方沙龍報名眾多。早前，為紀念滇越鐵路通車110周年，書店就聯合雲南美術出版社主辦「1910年的列車」文化沙龍，邀請同名書作者段錫先生講述百年滇越鐵路的故事。半個世紀前，東方書店曾是聞一多、李公樸、汪曾祺等學者名家經常造訪之地。今天的東方書店依然是學者名家的思想交流陣地。

## 百年書店原址復刻重現

東方書店，不同於其它獨居偏遠的獨立書店，牢牢地佔據着昆明老街鬧市，它的鄰居是福林堂、李記谷莊這些從民國風塵中走來的「老古董」。1925年，畢業於北京大學外語系的王嗣順先生回到家鄉昆明，受民主和科學的「先聲」滋潤，於1926年創立了「東方書店」，專售「三民主義」等進步書籍。1937年，清華北大南開西遷昆明。連冬衣都典當出去的聯大學生，徹夜捧着書在東方書店門口的燈下苦讀。彼時的東方書店，一度成為昆明的文化地標，銘記着一座城市堅定挺起文化脊梁的高光時刻。遺憾的是，在隨後歲月的更替中，東方書店漸漸失去了蹤跡。

現在的東方書店，是2018年6月16日在老書店原址的基礎上復刻重建的。李國豪沒有諱言自己的豪情壯志：「我們接過了火炬，歷史上曾經亮起的燈火，將重新照亮。」在復業的兩年多裏，東方書店逐漸成為滇雲大地上的議論話題、時尚網紅的打卡勝地。讀書會、換書會、會員專屬書單、會員日、東方沙龍、新書發布會、私人書房定製計劃、「庚子圖書公益計劃」……疫情總會過去，總有雪花融化的時候。李國豪想讓書店再次成為雲南文化地標，延續民國風度，講述本土記憶，「無論遇到什麼，我要堅持到2026年，那時東方書店剛好100年。」

著名學者陳寅恪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多是獨立書店追崇的名

言。一個書店的魅力在於其獨特的品格，而書店的決策者至關重要，他的品好決定了獨立書店的思想容量和精神高度。

## 有態度的書店

「賣什麼」決定獨立書店的堅守。作為書店主理人，李國豪認為書店要有態度，要從選擇的圖書中表明恒常的堅守和原則。選擇好的圖書，有一條標準金線：擁有普世認可的價值觀，激發讀者多元而豐富的思考，引導讀者向上向善。有態度的獨立書店是邂逅好書的最佳場所。東方書店是「本土的」，所以深耕本土文化，有「雲南這邊」圖書專櫃，窮盡一切收集雲南歷代地方文化書籍，讓本土文化綻放異彩。同時把雲南著名詩人于堅用過的椅子、作家朱霄華的書櫃搬進來，營造本土文化的親近感；書店從民國的濃霧中走來，接受過西南聯大的浪潮，所以有「民國風度」圖書專櫃，還大量懸掛聯大名人的照片、擺放遺物醞釀書香故韻；它是「先鋒的」，所以關注思想前沿，強調趣味和人文，設立了「疆地風流」專櫃，這是思想者的狂歡，讀書人的盛宴。還有「回收前任」，讓古舊圖書傳承歷史文脈，傳遞過煙風雲、解碼文化信息。

「不賣什麼」體現獨立書店的底線。書店不應是隨波逐流，不是什麼走俏就賣什麼。東方書店堅持「八不賣」：不賣成功勵志，不賣心靈雞湯，不賣成仙修道，不賣養生保健，

不賣發財寶典，不賣野史禁聞，不賣算命卜卦，不賣厚黑謀略。

「遇見的價值」則是獨立書店引導閱讀的方向與旗幟。「哇，這個書店布置太漂亮了啦！」「這本書太好！」「快來東方書店，這兒太有歷史感了。」紛至沓來的讀者，需求各異，但李國豪欣慰的是，只要進來了還會再來。獨立書店不是一個高冷的場所，東方書店要做成有趣味的一個生活場所，一個從小夢想的自家大書房，一個不顯山不露水卻又大師雲集的文化空間、思想陣地。一個優秀的大腦，不在於接觸多少信息，而在於遇見多少優秀的思想。

## 遇見「優秀的思想」

碎片化的信息時代，網購這麼方便，為什麼還要來實體店買書？多樣化的娛樂世界為什麼還要尋找枯燥的靈魂？李國豪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。他說，平時的淘書網購，多數是「心中有書」，大數據一步步引你流俗，你瀏覽什麼書它就給你推什麼書，慢慢形成知識盲區、思想偏見。獨立書店購書是「心中無書」，讓讀者在隨意中爆發主意，在遇見中引導讀者進行深度閱讀、開拓閱讀，而不只是消遣性的閱讀、娛樂性的閱讀。「心中無書」卻可以遇見無數好書，它擊中你、打開你、照亮你，讓你抵達不曾了解的領域，看見不曾看見的風景。書店的獨特價值，在於面對面「遇見」，現場讓讀者遇見「優秀的思想」。雲南大學著名教授石鵬飛曾在東方書店的沙龍說，思想是一道閃電，劈你讓你頓悟、明亮，而實體書店裏裝着無數閃電。

曾有讀者在東方書店的咖啡紙上留言說，「沒想到這個時代還有這種寧靜，還有這種不與時俱進自甘落後的書店，它讓我感覺到一種感動，同時又有一種憂心，我擔心你們活不下去。對，我擔心你們活不下去，所以我買我買書支持你們，希望你們一直長長久久的辦下去。」

李國豪在點評東方2019年暢銷書榜時，也自己總結道：銷量榜完全印證了東方書店的堅守：本土的、人文的、生活的、思想的，同時也給予了我們信心：一座城市，不是有什麼樣的讀者，才有什麼樣的書店；而是，有什麼樣的書店，就有什麼樣的讀者。遇見，是多麼神奇的化學反應呢！

## 讀者群像：女多男「鐵」

到東方書店的讀者，白領、學生佔一半，有高中生，有大學生，她們喜歡在周末到店，點一杯咖啡或者茶，坐在窗邊複習功課，或者閱讀。

喜歡到東方書店的讀者中，女性居多。進入東方書店的5個讀者中，大概有4名是女性讀者。女性讀者中，16—40歲的讀者佔80%。她們偶爾網購，但更喜歡在實體書店偶遇書，並留下地域屬性的印記，比如藏書票、明信片或者藏書章。女性讀者偏愛情感、哲學、心理、生活美學方面的圖書，朱生豪《醒來覺得甚是愛你》、王小波《愛你就像愛生命》、聶魯達《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》這些書的銷量，應該就是她們貢獻的。

正因為較少的緣故，每進入東方書店一個男性讀者，就會成為時常聯繫的鐵粉，「不來則已，一來就鐵」。男性讀者偏愛歷史、文學、社科方面的圖書，尤其偏愛在東方書店淘舊版或絕版書。看起來越是難啃或者冷門的書，他們就越是喜愛。《余英時文集》是一位男生花了近半個月的工資買走的。目前，東方已經有儲值會員600多人，平均每天增1人。

## 讀者留言

## 獨立書店憂疫情持久

獨立書店，獨樹一格，獨立形態，獨立品格，獨立操作。特點有三：無所依附，人文關照，持之以恆。獨立書店經營困難者居多，稍有不善，就被淘汰，空留一聲嘆息。早前，深圳網紅書店誠品7月3日宣布，年底結業，引發社會對疫情衝擊下書店現狀的關注。根據「書萌在線」最新調查，98.02%的中小獨立書店表示圖書仍然是目前的主營業務，而文具文創緊隨其後，只有22.33%的書店表示餐飲（水吧）是目前收入的主要來源，場地租賃和活動收入是一部分書店的主營收入之一。目前最擔心的是疫情持久，消費者消費習慣轉變和員工離職。疫情最膠着的三四月間，東方書店一個月少說有10幾萬元的損失，店內營業額近乎為零，人工、社保、房租、水電都要照常支付。

# 青春、運動、落水狗

一看題目，大家就知道這是一個老掉牙的套路，但有趣的是，青春與運動的關係，儼然亘古不變，永恒如一。我曾撰文分析日本的運動映畫特質，一旦抽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山本喜久男的研究來對照，就可以一清二楚。

山本喜久男指出運動電影的特質，可歸納為以下數則：一是運動片乃青春片的骨幹；二是運動片乃作為一種進入儀式而存在，好讓片中不同角色借此作為洗禮得以成長；三是以一種逆轉模式而存在，從而令情節有所起伏；四乃可有雜耍的功能，以為作品帶來娛樂性。

好了，以上的運動片與青春題材的關係，幾乎可以一字不易挪用在小說《強風吹拂》為例，三浦紫苑此作可說是當代日本熱血正色的青春運動代表作，而且早已拍成電影及動畫版（甚至有舞台劇版）。小說於2006年出版，2009已搬上銀幕，由小出惠介及林遣都飾演當中最重要兩名學生長跑健兒。2018年再畫上電視動畫播放，現在Netflix可說是更佳影像版本。如果對照山本喜久男的分析，上文

列出的四大特質，差不多可以完成套用在《強風吹拂》上。小說以大學界的區間長跑比賽為背景，把居於一破落宿舍的學生聚集起來，從而踏上角力爭逐之路。而參加長跑比賽，就是他們而經驗的儀式所在，當中有從非洲來的海外學生，也有即將畢業面對沉重求職壓力的學長，也有剛進大學卻背負不想回首往事的天才長跑生等等；十名性格南轅北轍來自五湖四海的大學生，透過跑步「儀式」去成就各自的人生定向洗禮。而當中各人的資質更參差無比，尤其是身為漫畫宅的王子，更是徹頭徹尾的運動白痴——十人組合根本正是所有人心目中的陪跑分子，而最終的逆轉情節自然也是關鍵的趣味所在。最後在連場群戲的設定中，交織着愛情及友情起伏的故事，所以帶來大量插科打諢的趣味，自然正是「雜耍」意義的娛樂性所在。此所以我就山本喜久男的分析歷久彌新，絕對沒有半分虛言。

不過我想針對一提的，是日本流行文化中的青春運動題材，當中的基型設定，差不多自從電影上有《五個相



摸的少年》(1992)創下奇跡後，以後均離不開群體落水狗的逆轉模式——簡言之，就是一群現實中的落水狗人物，如《強風吹拂》中被高中跑隊趕出來的藏原走、留級了三年也未能畢業的尼古及一直未能確定就職出路的King等，均是客觀上的敗犬族。只有透過長跑的儀式，各自才可以尋回應有的人生自信，結果也不限在勝負之上，而是帶出「釣勝於魚」的道理來。

有趣的是，三浦紫苑可謂亦步亦趨恪守以上的黃金青春運動方程式，但同樣有人拿此作變奏而帶出新意來。對運動素材念念不忘的日本流行小說作家，東野圭吾肯定是當中的表表者之一。由早期1988年的《魔球》到後來的雪地三部曲（《劫持白銀》、《疾風迴旋曲》及《雪煙追逐》），

書評  
文：湯禎兆

都可謂青春與運動的範疇熱愛如一。而上述的落水狗設定，逐漸演化成已出現不同的衍變，例如《雪煙追逐》中的大學生臨場，他本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落水狗，但在陰差陽錯之下，無辜淪為殺人兇手的頭號嫌疑犯，更被迫要出走逃亡到滑雪場，希望去尋回可為自己提供不在場證明的女生以逃險。所謂的落水狗，意義上成為不幸者，但背後承載的程式不變，同樣等待儀式洗禮以作逆轉提升。

我覺得更有趣的是《魔力的胎動》，這本號稱為《拉普拉斯的魔女》前傳的作品，本來重心理應在擁有超能力的主角圓華身上。但一翻開書頁，就會發覺東野實按捺不住自己的運動癮——小說劈頭兩個故事，就是關於跳台滑雪及棒球投手及捕手等運動員的內容，而且他們不約而同也是因為在運動員生涯上遇上轉捩，於是需要依賴圓華的超能力幫助才得以跨越難關——當然，這也是百分之百的落水狗故事，只不過後續發展有所不同而已。

正如我之前曾言，日本在文化根源中，是一個對落水狗有深厚情感的民族，無論古今，也一定不會改變。

## 書訊

### 《戈壁奇案》

## 講述河西走廊的傳奇故事

回看20世紀70年代初的歷史，「奇案」所發生的年代，理性力量正在復甦，為案件偵破提供了可能，尊崇法治的精神也正在回歸。廣州出版社新書《戈壁奇案》講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河西走廊發生的一樁案子：戈壁縣公社秘書王有德一家三口在家離奇中毒死亡，眾人對「遇難者」無一同情，卻極力維護「自首者」。這樁案子不但一下成為公社的大新聞，還轟動了整個縣城及武威地區……專案組深入摸查，案情在各種反轉下最終水落石出。

《戈壁奇案》文字理性克制，人物形象鮮明，風土人情饒有趣味。作者胡國華先後任職新華社高級記者、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等，足跡遍及河西走廊，積累了大量第一手素材。本書正是在積累了大量的一線素材後創作而成，也因此，《戈壁奇案》「能使人聞到1970年代戈壁灘的味兒」。它帶領讀者回看20世紀70年代初的歷史，那個理性力量正在復甦的年代，彼時正散發着回歸法治、尊崇法治的光芒。

「我想通過這個小說，把上世紀70年代河西走廊獨特的時代背景、生活面貌展現出來，也把當時下放鍛煉學生的真實際遇寫出來。」據胡國華介紹，書中的諸多細節和背景，都是源於自己當時的親身經歷，「我寫的不是我們自己，我寫的是那個年代、那一批人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瑤、凱雷

